

知了声声叫着夏天

□崔炳信

在夏日生机勃勃的大合唱中，最熟悉的应该是蝉鸣吧。蝉高亢、执着的歌声，意味着又一个盛夏到来了。

蝉的俗名叫“知了”，它承载了许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。小时候，每当夏至过后，孩子们突然就忙碌起来。傍晚时分，拿个手电筒，捎上铁铲之类的用具，约上几个小伙伴，捉知了猴（知了的幼虫）去！

太阳落山之时，知了猴一般还没钻出地面，如果发现地上有个刚刚戳破的小孔，就要小心地抠一下，因为这多是知了猴破土而出的迹象。当知了猴发现了你这个不速之客，往往会迅速坠到洞底，这时你就要用铁铲在边上挖掘了。当手电筒亮起来，知了猴大多已出洞，你要学会观察，假如看到一个小洞圆且深，十有八九是知了猴的“老巢”，这时你的搜寻范围就该是附近地面及杂草树木了。钻出洞的知了猴会选中一处杂草或树木，慢慢爬到自认为合适的位置，然后开始美丽地蜕变。

当知了猴的背上出现一条黑色裂缝时，蜕皮的过程就开始了。它前腿呈钩状，紧紧抓住树木或枝叶，先是头部从壳中分离，然后是前腿。当上半身获得自由后，它会做一个惊险的倒挂动作，双翼顺势展开。知了完全从空壳中脱离时，身体是嫩绿色的，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脱胎换骨，新生的知了精神抖擞地抓牢空壳子，垂垂在树身上，这有利于双翼的伸展和变硬，然后知了就可以展翅飞行了。

记得当时老师让我们写知了的观察日记，我的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。可有谁知道，我忍受蚊虫叮咬在树下苦守一个多小时啊！还有一次，我发现有只知了蜕壳很费劲，有些“难产”，就想帮它“脱离苦海”，就用手把它从壳里揪了出来，但很快，这只知了就死掉了。后来请教老师，老师在班上语重心长地讲了知了蜕壳所必须经历的艰难……

有人说，蝉鸣是富有灵性的。雄蝉腹部两侧有专门的发声器官，靠振动鼓膜发出响亮的声音。闷热的午后或雨后的黄昏，某一只雄蝉敞开嗓门开始“领唱”，立刻便有无数雄蝉遥相呼应，那阵势，不亚于一场规模空



前的歌咏比赛。而树底下，不惧炎热的孩子们俩人一组，又加入了捉知了的行列。拿一根长竹竿，顶端裹上一团面筋，悄悄地靠近叫得正欢的知了。知了这会正隐于绿叶之间引吭高歌，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在逼近，等面筋碰触到它的翅膀时，它已在劫难逃，越挣扎粘得越牢。放下竹竿，搭档赶紧上前，捉住知了放进早已备好的瓶子里。更多时候，孩子们还会捎一个塑料袋，专捡知了壳。这是一种中药材，拿到药店能换回一些“私房钱”，等卖冰棍的大叔回来时，就不用眼巴巴地看着流口水了。

小时候知了猴特别多，一个人一晚上能捉上百只。拿回家里，大人用开水烫一下，撒上盐腌一阵子，然后烹炸，端上饭桌。嘿，金黄金黄的，这可是世间美味啊！直到多年以后，我们了解到知了“传奇般”的一生，知道了它的一生几乎都在黑暗的地下度过。恍然间，有了负罪感，这小昆虫的生命里原本就充满了磨难与抗争，而我们却那样对它，好残忍！

唐代诗人虞世南有诗《蝉》：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

善待这位大自然的歌手吧，请不要讨厌知了喧嚣的叫声，因为它用四年地下黑暗的苦守，才换来一个月阳光下的欢乐！

生活

□于金元

生活苍白着鬓发
灯光的剑刺向黑夜
豁口里，人在疾走
颈上星星的项链闪光
空气的黑夜漫漫
油泵没有一丝的停顿
给双腿输入动力
努力的血色
一团火焰
引燃火红的太阳
走的路，沉淀在
时光的海
渐渐成港
有人停靠，有人出发

如此错过

□孔祥秋

越来越喜欢花草树木了，可喜欢归喜欢，情感还是不能平均而爱的。小到狗尾巴草，大到参天白杨，总有一些偏好。草木和人一样，有可泛泛而交的，有可岁月同行的，所以到草木中行，对于那些偏爱的植物，还是要多看几眼。

那天，再去昌邑绿博园，是要看看那些比较熟悉的梓树、海棠、流苏、紫薇等，它们是老朋友了。当然，也是想多了解一下灯台树、黄连木、美丽月见草，它们是刚认识的新朋友。

整个上午都在草木里留恋着、欢喜着，虽然心一点也不疲惫，身体却还是累了。七八步远的前方有一块石头，正好坐下来休息。其实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凉亭，是一些人选择看风景的地方，但我还是更愿意在草木丛中歇一歇。坐了，也不愿意和石头一样静下来，左顾右盼地查看着四周。这样置身于草木之中，真是幸福。

忽然，感觉手臂被什么刺了一下，再一动，又被刺了几下。转脸细看，这才发现一棵叶子带刺的植物就在身后。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十大功劳”。

“十大功劳”？我感觉好笑。这般不奇不异的绿植，竟然有这么个奇异的名字。再多看一眼，只有叶子是革质带刺稍有别样外，实在没有什么奇特的。这名字，也太过于标新立异了吧。

人，也是如此，大有名不副实的存在，名头比才气更惊艳了许多。

起身，完全没有刚刚认识一种新草木的兴奋，再没心情回看一眼那棵植物。“十大功劳”？我摇摇头，独自笑了。

那天和朋友们聊天，又说起这个让我感觉有些可笑的名字。“十大功劳”，好似多么功高盖世似的，却是那么一棵不起眼的植物。朋友问为什么叫“十大功劳”？我说还没有研究。说是没研究，其实是不想更多地去了解它，实在是喜欢不起来。对于人也是这样，那些喜欢哗众取宠的人，我也许能记住，但仅仅是记住，不想深交。

这时，一位朋友忽然插话说，“十大功劳”不简单，因为它全身都是宝，叶、花、果、根都是药材，可医许多病，清热解毒、止腹泻、治痢疾、除肝炎、复烧伤、愈烫伤、去疮毒……

这让我大吃一惊，“十大功劳”竟然可以入药，而且有诸多功效？稍一了解，果然是。我很为自己的误解而愧疚。再去绿博园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小植物了，很沮丧。只因了这样的名字，就如此地心生偏见吗？我真不该。

有奇异之名，必有奇异之能，不可仅凭感觉而心生好恶。这般的错过，常常是这样的遗憾。于朋友之间，很多时候也是这样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对于我这追花逐草的人，要的不过是赏心悦目，“十大功劳”显然与我的情怀不相符。就像一个博古通今的人，不可能成为我的知音，因为我对这世界，仅限于见花见果这样俗的认知。

浅显未必不快乐，深刻也有不舒心。想到这里，我错过“十大功劳”的那种遗憾也就减少了些。

母亲的手

□高淑英

是曾牵着童年的暖暖的大手
是曾为娃们遮风挡雨的亲亲的大手
是曾抚我滚烫额头的柔柔的大手
母亲的手啊
引领我们走过岁月的春夏秋冬

在田间烈日的曝晒里
母亲双手握紧锄头
驮起汗水浸透的丰收
在灶台闪闪的火光中
母亲从蒸腾的烟雾里
为孩子们捧出香香的米粥
在飘雪的寒夜里
母亲把她的手温
一起缝进我们厚厚的衣袖

如今，母亲的那双手啊
早已清晰地爬满岁月的印记
不再红润，不再细柔
密密的年轮里
根根青筋暴露
但那双手依然温热
轻轻地抚慰着我受伤的心口

屈原·汨罗江

□吕学民

你把忧国忧民的痴痴情怀
遗留在世人心间
绵绵长长
你让清白清纯的铮铮人格
永恒在汨罗江水
浩浩汤汤

你附石投江的慨然
一往无前
你浩然捐躯的风范
磅礴伟岸

你是忠贞国魂的一支筋脉
你是华夏儿女的永世青睞
你是好男儿赴死无奈
你是汨罗江重生仰拜

汨罗江水奔腾咆哮声声呜咽
弹奏一曲
凄美哀婉的千年歌谣
端午米粽丰盈溢香年年无竭
汲养一汪
深情眷爱的万古心潮